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 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七

宋紀七

起戊子至巳丑凡二年

太宗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是月澶州黃河清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大赦改元除十惡

官吏犯賊者不赦禁用酷刑 二月乙未改補闕拾

遺為司諫正言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

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庚子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

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

趙普 太保
呂蒙正 平章

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爲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爲太保兼侍中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

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
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
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
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
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
之 以王禹偁爲右拾遺禹偁獻端拱箴以寓規諷
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
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
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
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

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
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
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
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
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
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
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
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折
御卿率所部以掎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
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

王沔 奏政
張宏 樞副
楊守一 舍書

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庚子改封錢俶為鄧王 以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為樞密副使楊守一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甲戌樞密副使趙昌言罷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顥善日夕會語翟穎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令昌言為內應事覺穎流海島貶昌言為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旦儼穎皆司戶參軍 夏四月丁亥賜京城高年帛 華山隱士陳搏卒搏忽謂弟子

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憇焉石室
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
難戀已於某月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
而卒著指玄篇八十一章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
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
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
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
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李
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
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

史多諱忌坐此故耳

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
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
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
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改
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
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
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辛
未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
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
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欵當授以官也呂中曰保

君相安能遂命

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
合大爲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
能知趙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邪 內侍侯莫陳利
用以幻術得幸進鄭州團練使驕恣不法居處服御
僭儼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旣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
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
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
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潭而踣
及出潭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閏月
乙未賜諸州高年爵壬寅親試禮部進士及下第舉

八月己卯壽星見丙地

人時翰林學士宋白爲考官多致物議退白所取二十八人帝因覆試取下第者八百餘人六月丁丑親試進士諸科舉人秋七月丙午除西川諸州鹽禁八月戊寅錢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張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尚書省集議張泌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夷夙爲荒服未嘗畧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勲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絕纖介之

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考功詳覆之際
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
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
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
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
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
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
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
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

羞殺

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
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
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
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內
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
斯蓋張佖擅改公奏罔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
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
張佖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
一月俸命中使護佖喪葬洛陽自鏐至佖世有吳越
而佖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爲天下兵

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徙大國時人
以爲窮奢極欲富貴之盛近代無比 庚辰帝視國
子監學官李覺講周易賜帛百匹 九月乙酉楊守
一卒守一洛陽人事帝于晉邸累遷翰林僉樞無他
才術適會時機列職通顯 冬十月癸未詔罷游獵
五坊所畜鷹犬諸州毋再獻 契丹主隆緒攻涿州
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
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殆盡
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
文破契丹于唐河 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

繼遷爲銀州刺史克洛苑使是年契丹初置貢舉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
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
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
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
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
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
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
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
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

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
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
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
納之 二月壬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
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
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
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
亦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
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
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

何承矩屯田議

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
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闡即播爲稻田其緣邊
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
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
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
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
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
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
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
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

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漑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

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
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
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
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克役
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
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
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
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
使倉廩克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
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

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
重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
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
度然不果行 癸丑詔錄將校官吏子孫士卒廩給
其家癸亥作方田戊辰以國子監爲國子學 三月
壬寅親試禮部舉人召王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
詩不踰月徧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 夏四月
丁巳置富順監辛未幸趙普第視疾 五月戊戌以
旱慮囚遣使分往諸路決獄 秋七月甲申以知代

是夕雨

張齊賢 樞副

張遜 金主

是夕夢不見

州張齊賢爲樞密副使張遜僉書樞密院事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戊子彗出東井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正殿減常膳 八月丙辰大赦 癸亥詔作開寶寺舍利塔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

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冬十月辛未。以

歲旱彗星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佑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䟽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上言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旣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

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
減俸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
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
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
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
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以判大理寺
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
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
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
宰相戒之直昭文館巧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

十二月辛亥置三司都磨勘官羣臣上尊號帝下
詔郤去之翌日呂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神
功聖德輝映今古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省去內外
無不驚駭帝曰只如皇帝二字亦不當兼稱此起自
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止欲稱王以諸子封王有
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再奏

宋元通鑑卷第七

宋元通鑑卷第七

浙江圖書館

三

宋元通鑑卷第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

起庚寅至甲午凡五年

太宗四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内外文武官並加勲

階爵邑改乾明節為壽寧節 戊子趙普罷普自再

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

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

令西京留守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兩浙淮西嶺南

諸州漁禁 己酉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因唐

制也。大學士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之。三月乙未，幸西京留守趙普第視疾。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競，陳宜都王俶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媿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競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五月甲午，詔給致仕官半俸。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錢文，作真草行三體。自是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六月丙午，罷中元。

過厚

下元張燈庚午太白晝見 秋七月丁丑太白復見

是月吉洪江斬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留封丘酸棗

鄆陵大旱賜今年田租之半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

價分糶 八月乙巳毀左藏庫金銀器皿巳巳禁川

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 九

月辛巳熒惑入太微垣 冬十月乙巳熒惑陵左執

法乙丑知白州蔣元振知須城縣姚益恭並以清幹

聞下詔褒諭賜粟帛 十一月戊戌太白晝見 十

二月辛酉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

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

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是歲契丹封李繼遷爲

夏王

二年春正月丙戌熒惑犯房乙丑詔陝西諸州長吏

張齊賢 參政
陳恕
張遜 樞副
溫仲舒
寇準

設法招誘流亡復業者計口貸粟二月癸丑監察御史祖吉坐知晉州日為姦賊棄市 閏月辛未朔日食巳丑詔開封府捕京城捕博犯者斬匿不以聞與同罪 三月乙丑辛仲甫罷知陳州巳巳以歲旱蝗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明日雨蝗盡死 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 辛巳張宏罷以張齊賢陳恕並叅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並為樞密副使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

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
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
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
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
伏誅淮以參政汚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
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
汚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時王禹偁上言請自
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
接見將以杜私情詔從之左正言謝泌上言曰伏覩
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曰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柰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丙辰以謝泌爲左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

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孟
昌圖者朝䟽諫而夕去位鑒於前代致亂宜矣帝動
容久之 六月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
之是月潘美卒美字仲詢大名人周世宗時爲供奉
官宋太祖與美素厚陳橋舉事命美先往見執政諭
旨中外馴至貴顯卒年六十七謚武惠 秋七月己
亥詔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子女入近界部落者官
贖之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
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繼

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
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
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八月己
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
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
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
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
聞始命論決九月丁酉王沔陳恕罷己亥呂蒙正
罷蒙正爲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
敏辨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

惠去郵夫

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疏駁之帝追還前詔至是罷沔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髣髴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恕漏言亦罷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妄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爲吏部尚書時三日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

李昉
張齊賢
賈黃中
李沆
平章
參政

之日蒙正有大臣體汚甚明敏毀者慙而止蒙正嘗
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若何諸子曰但事權多為同
列所分蒙正曰恊恭和衷宰相事也我平生無他能
唯善用人耳蒙正囊置一冊每四方人遷替謁見必
問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急切用人取之囊中一時文
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峻
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
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癸卯王顯以失誤護
短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徙知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

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
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
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
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
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
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
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
速期蕩平旣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
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遲留顧戀寔兼有之
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旣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

張遜 知院
溫仲舒 同知院
寇準

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 甲辰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于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 遂屬契丹 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

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未
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
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
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
不及耳 十二月乙亥賜秦州童子譚孺卿本科出
身 癸未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 太子中允和
蒙上言兄峴嘗於乾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
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
業今覩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製則
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

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
用玄德升聞之舞爲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
爲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
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
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
詔可

三年春正月乙卯京師雨土占曰小人叛自後李順
盜據益州終宋世屢有此異 二月乙丑朔日食
三月乙未朔以趙普爲大師封魏國公戊戌親試禮
部舉人是科得薛奎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印頒天下 夏四月癸未上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五月丁未戶部郎中田錫殿中丞郭渭坐稽留刑獄並責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 夏六月辛卯置常

平倉于京師先是旱蝗遣使決諸州獄至是雨蝗盡

殪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

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秋七月己酉趙普卒普字

則平幽州薊人徙洛陽在周為軍事判官移鎮宋州

迨宋以佐命功歷拜相帝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

咨決焉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追封真定王謚忠

憲帝撰神道碑親為八分書以賜之普性深沉有岸

谷多忌刻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每歸私第取論語讀之微言奧義雖非其所知而臨政處裁亦粗得其大畧詔配享太祖廟廷乃擬之爲呂望蕭何夫太公王者之佐固非普所敢倫然太宗構涪陵之獄普寔贊之此蓋生于患得患失之心亦蕭相國所不爲也 帝嘗御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帝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 八月戊辰以秘閣成賜近臣宴 壬申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陽人隱居終南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

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
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
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旣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
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
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
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九月乙卯羣臣請上尊
號凡五表終不許冬十月始置京朝幕職詔州縣
官考課并校三班殿最十一月己未禁兩浙諸州
巫師闍婆國來貢闍婆遠在南海中自宋元嘉中
朝貢中國後絕不通至是其王穆羅茶遣陁湛來貢

以李沆爲給事中叅知政事 契丹伐高麗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享太室辛卯祀天地于圜丘

二月己未朔日食 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

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書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

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

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不自

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

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

祇拘州縣之輩黜陟旣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

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不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於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乙丑交州黎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以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丙戌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

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三月壬子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卯詔諸司奉行公事不得輒稱聖旨 五月戊申罷鹽鐵戶部度支等使置三司使 以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

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六月丙寅張齊賢罷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爲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爲證即自引咎遂罷 壬申張遜寇準罷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呂端參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遜素與

柴禹錫 知院
呂端 參政
劉昌言 同知院

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
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呼萬歲
準自辯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
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爲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
州準旣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
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
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秋七月戊戌
置諸路茶鹽制置使 翰林學士蘇易簡直禁中以
水試歌器小黃門密奏焉帝召問之易簡曰江南徐
邈所造者即取至便殿帝親試之嗟賞再三易簡進

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
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帝納之 八月丙辰朔日
食 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二司舊
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
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向敏中在
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
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
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
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迨至明日必執我詣縣矣
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眚井則婦人

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忽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有老嫗聞吏自府中來乃潛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

一日罷四相

呂蒙正平章
蘇易簡
趙昌言
趙鎔
向敏中
同知院
參政

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爲神。九月大水，河決澶州。冬十月辛未，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亳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

一蹤進便為上兩厨
向帝若欲於滅亡帝可不
悟持也

功贖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貢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閏月己酉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時已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始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劔南淮

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
怒爲總計使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
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
三使通議之怒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
不聽周太后符氏卒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
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
邊將多爲所敗十一月癸酉還隴西州所獻白鷹
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
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
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

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己未陷彭州己巳
陷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
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
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
使滋蔓帝從之甲戌遣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
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趙保吉徙綏
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保
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以李繼隆
爲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時京西兩浙饑民相率

官者與兵之始

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所在官司皆坐以強盜棄市
知蔡州張榮獨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
帝感悟下詔褒之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
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餽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
減不可與強盜同科由是全活者甚衆 宋亳數州
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
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
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陳堯叟即其州依式製造給
民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劔門上官
正爲劔門都監麾下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

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
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
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
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
師得以長驅而進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
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
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
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
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顥來援賊乃潰去三月乙
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

子女壁于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五十匹乞
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
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衆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
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
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夏四月甲申削趙保吉所
賜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
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爲關右之患若遂
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綏銀丙戌置
起居院初宋琪李昉同建議復時政記右諫議大夫
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

此段似複見

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
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
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以國子學復爲國子
監 巳亥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
甚衆庚子復緜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闔巴蓬劍
等州 五月丁巳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
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
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丙寅河西
行營送趙保忠至闕下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
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巳巳以雷有終知成都府辛

未降成都府爲益州。丙子，磔李順等八人于鳳翔市。六月戊申，高麗數爲契丹侵掠，乞師伐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貢。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使貢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命錢若水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爲當。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

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
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
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
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
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
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
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
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
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
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

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訐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集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

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閤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爲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旣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李順黨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

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軍復其城

九月乙未罷榷酤自國初以來諸州置酒務官釀官
得利無幾而味醜惡帝知之詔募民自釀而輸官錢
辛酉遣使分行宋亳陳潁泗壽鄧蔡等州按行民
田被水及種蒔不及者並蠲其租 壬申以襄王元
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
等上䟽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
寇準自青州召為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
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

寇準 希政

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乙亥。以寇準參知政事。冬十月庚辰。西川行營指揮使張麟殺其將王文壽以叛。遣使招撫其衆。遂共斬麟首以降。十一月丙寅。帝視國子監直講孫奭講尚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邪。因咨嗟久之。

賜以緋魚束帛 十二月戊寅朔日食是日陰雪羣
臣以不食稱賀 辛丑罷總計使復以三司兩京十
道歸三部各置使以陳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
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
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
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
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
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
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
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

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
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
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
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
察至形誚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愬
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是年契丹行大明歷
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造也

浙

宋元通鑑卷第八

宋元通鑑卷第八

浙江圖書館

三

宋元通鑑卷第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

起乙未至丁酉凡三年

太宗五

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赦畿內辛酉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懼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

錢若水

同知院

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戊辰，劉昌言罷。以錢若水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曰：「屢見之。」帝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帝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涕泗矣。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尋以平章求解職。契丹大將韓

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
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
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
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
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
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
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
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
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
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

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
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
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墉瘠
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墉瘠復患於水旱者爲
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
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
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
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丁者以十丁爲限若
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
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

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
卿邀擊敗之于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
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二月丙午四川都
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
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畧
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
爲政管推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撓我烝民起爲狂寇
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未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
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翰
等至函餘首送行營其黨悉平 三月庚申詔求直

言已已廢邵武軍歸化縣金坑 夏四月癸未呂蒙
正柴禹錫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
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
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敢用
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
可同列竦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
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奉朝請帝謂左
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
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錢若水曰蒙
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人品崇重何有

知院李錫罷

呂端 平章

張洎 參政

趙鼎 知院

寂寞不聞其鬱悒也。况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唯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叅知政事。甲申以趙鼎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叅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

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
準規畫準心服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
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叅預惟專修時政記其
言善柔而已 召王禹偁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

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 乙酉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于
市契丹諜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
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
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佻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甲辰開寶皇后宋氏崩初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

公主策及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知滁閩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六月乙酉購求圖書丙戌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羗人敢敵否對曰羗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乃

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
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
皇太子更名恒 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
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
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
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
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
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
賓客詔太子以師傳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
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

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
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
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
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
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
之言諭也 九月封牂牁蠻酋龍漢瓊爲歸化王其
部凡十一州皆負山險以寇掠爲事 庚午李繼遷
寇清遠軍張延敗之 冬十月甲戌朔皇太子讓宮
僚稱臣許之 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
終爲西川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

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
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旣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
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
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
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詔以其子惟正
知府州事 秋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成詔司天臺
置之 帝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
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
十七卷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
聲滛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

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弦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
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
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
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齋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
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是
年契丹以韓德讓爲大丞相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中外文武官
加恩唯賊吏不原二月壬申李昉卒昉字明遠深
州人舉漢進士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
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不朝貶道州司馬三歲徙

李昌齡 恭政

延州別駕又五歲宰相奏其可用召判兵部昉不願
內徙屢辭始至太祖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
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太祖嘉之至是歷官至相位
而卒大節雖不無可議然亦時之賢相云 庚辰以
李昌齡叅知政事帝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
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生矣 以太
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惟吉德昭長子也太祖崩
時惟吉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
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太將軍至是授閬
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三

月戊辰命宰臣祀郊廟社稷禱雨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

夏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準見
帝退經宰相幕次不入呂端使人邀至幕中曰上召
君何爲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
欲斬之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
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呂
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
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
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
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讐而益堅其叛心
耳宜置於延州使善視養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

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國事即用端策秋七月甲寅寇準罷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

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
罷知鄧州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
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
蕃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七
百三十口十三萬城周四十五里李斯所築久不內
屬至是請帥從之蘇易簡卒簡字太簡梓州銅山
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卒年三十九初蜀人何光
逢易簡父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
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
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

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
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
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上召薛
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
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
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
沉酒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
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
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
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

八月李繼隆討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
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
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
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
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
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
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
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
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
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丙戌秦晉諸州地晝夜十二震冬十月己

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爲末豐監十一月丁卯朔

增司天新曆爲一百二十甲子太常音律官田琮

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

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帝覽而嘉之遷其

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十二月命宰相以下

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時帝務興農事直

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

農鹽鐵推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

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曷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

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
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
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
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
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
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况民之
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旣亡遯則鄉
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
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
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

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勸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論曰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爲無見若今之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諸處余嘗

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沃壤哉？若以爲地寒不生五穀，則蕞爾米脂逼於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邪柰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人，而其勢卒不可爲，宜乎陳靖托之空言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張洎罷。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乙酉，葬孝章宋皇后于永昌陵。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

溫仲舒
王化基
李惟清
參政
同知院

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
路各置轉運使 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
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
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
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
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
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
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史臣曰太宗沉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

李至
李沆
參政

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
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
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夏
四月乙未尊皇太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 癸卯宰相
呂端加右僕射 甲辰以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
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
名長流潯州 丁亥立郭氏爲皇后后宣徽南院使
守文之女 六月辛丑詔罷獻祥瑞追復涪王廷美
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乙巳以錢若水爲戶

曹彬 樞使
向敏中 樞副
夏侯嶠

部侍郎若水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
院學士脩太宗實錄初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遣
送陵所叅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
麟朱鴈且弗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
水奏書不列監脩官呂端姓名以爲若水掠美若水
引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脩官名衆不能折帝御便
殿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
此固朕所屬也 秋八月己亥趙鎔李惟清罷以曹
彬爲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爲樞密副使庚子以生
日爲承天節 冬十月己酉葬太宗于永熙陵 十

二月丙申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爲皇太后帝生母也
甲辰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
吉是時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
從其請命宋湜草制詞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
封屬軒鼎之俄遷築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
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又以夏綏銀
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帝以靈武事訪李至
李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
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燃臍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
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民蓋所損

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憝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羗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効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

獨臣愚以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
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
爲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

宋元通鑑卷第九

宋元通鑑卷第十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

起戊戌至庚子凡三年

真宗一

咸平六年
天禧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九年

共在位三十五年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詔改元丁丑召學官崔頤正
講書因命宰臣選明經術者以聞 甲申彗出營室
北 二月癸巳帝謂宰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逸
庶陟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其占安在呂端等
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
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

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
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
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
未善疏奏即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第去行
將召卿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 時王禹偁
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
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
豈能減削繼遷旣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
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
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

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
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
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
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
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
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
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
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
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
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

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
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
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
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
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
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
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
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
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
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

擇人士君子學行脩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
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
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
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
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
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
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
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
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
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

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
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
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
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
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
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
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
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
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
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

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
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
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
載不度人脩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日親
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愴傾
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
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
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
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
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

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韞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

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
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
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
還復翰林學士知制誥 乙未慮囚丁酉彗滅 三
月復開進士諸科淳化末停貢舉者五年至是復焉
詔知貢舉官親屬別試于有司 夏四月己酉遣使
按諸路逋負除天下逋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
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中曰漢唐之
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
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

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王欽
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
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
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
而已 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
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
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 御史

王濟以刑網尚繁建議請刪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
其事濟預焉刑統舊條持杖行劫不以贓有無悉抵
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死懼之

尚不畏况緩其死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賢爲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爲刻而識者是之右司諫孫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善之五月戊午朔日食六月辛卯詔近臣舉常叅官才堪轉運使者丙辰以旱免開封二十五州軍田租秋七月甲子詔民供億山陵者賜租什二已巳詔沿淮諸州藏瘞遺骸八月癸卯禁新小錢

一日罷四相

張齊賢

平章

李沆

向敏中

參政

楊勳

樞副

宋湜

九月己巳詔呂端錢若水重脩太祖實錄 壬申賜

終南隱士种放粟帛緡錢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戊

子呂端李至温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

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

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至是以疾罷

至亦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

允 以張齊賢李沆並同章事己丑以向敏中叅知

政事楊勳宋湜為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

致君自負常為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

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順適則近之矣帝常問

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
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
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辯耳沆曰
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
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跡雖曰難辯久之自敗一夕
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
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石保吉求爲
使相帝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
席之拜恐騰物議帝然之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
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

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
尤。論曰：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
混淆國是，矧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報復假借，將何
所不至哉？李沆之言，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亦可爲
人君之大防矣。丙午，許羣臣獻著述，令兩制銓簡
帝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曰：夫進賢黜
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此
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
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
愛朕之深矣。時禹偁預脩太祖實錄，直書其事，值宰

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
州命柳開知代州開上言曰國家勦業將四十年
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
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
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
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
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
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
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漸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
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

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
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
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
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
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
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
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
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
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
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

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

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
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
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
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
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
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
厚化原未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
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
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
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

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
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
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
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開上書又請車
駕觀兵河朔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死休哥知畧
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
孤寡戒戍兵無犯邊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
十二月癸卯詔三司判官舉才堪知州者各一人
是歲溪峒吐蕃諸族勒浪十六府大首領甘州回鶻

西南蕃黎州山後蠻來貢

二年春正月甲子詔侍從舉升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舉入閣故事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辯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示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脩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

亦不聞別分利權。朔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
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
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
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
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軍期。切於國
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
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
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
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
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

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
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
程既定則進無掎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
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 二月己酉戒
百官比周奔競有弗率者御史臺糾之 三月丙辰
江浙發廩賑饑 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
許給驛歸先是小官遠任遭喪多芒屨策杖流落不
能歸故有是詔 閏月丁亥帝以久旱諭宰相曰凡
政有闕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
上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

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
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
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
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
廉耻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背理傷
道非爲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 夏五月丁亥
嚴服用之制 乙巳幸樞密使曹彬第視疾因詢以
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
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
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

璨瑋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

六月戊午曹彬卒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成德軍節
度芸之子初爲成德軍牙將隸周世宗帳下歷遷閣
門使奉使吳越不受私餽宋初典禁旅以至大用至
是卒年六十九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
武惠彬前後征討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
未嘗殺一不辜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
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
餘積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

王顯
樞使

將第一 以工部侍郎張詠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
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
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
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
矣俟秋成當仍舊法 秋七月甲申初給外任官職
田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 已丑以王顯爲樞密
使 壬寅製聖教序賜傳法院 甲辰視國子監召
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賜秘書監
祭酒以下器幣 丙午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
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侯嶠及呂文仲爲侍讀學

士邢昺爲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夜侍讀
侍講之置自此始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
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八月癸酉楊礪卒礪字汝礪鄆縣人舉進士第一歷
官樞密副使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即
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嗟閔
久之乙亥以曹彬配饗太祖廟廷薛居正潘美石
熙載配饗太宗廟廷九月庚辰朔日食契丹樞
密使耶律斜軫卒斜軫有經國才明敏忠慎國人重
之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

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
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聞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
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
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
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
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
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
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
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
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

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
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洛州遂
自德棗濟河掠淄齊 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
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權司自淘河至泥
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
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
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
賀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虛設矣疏
奏即停前詔 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爲東京
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寔

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
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
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
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
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
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
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
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
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
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

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
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
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
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
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
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
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
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
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

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
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
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
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
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
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
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
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
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

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筭，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闕，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

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
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叅錯如
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
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輪者何敵騎往還焱馳鳥逝
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
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叅用謀臣防壅闕
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
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
大駕旣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荐食者
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蠱有毒

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
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
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
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
徇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裔死優詔
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
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取契丹于莫州斬首萬
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壬辰宋湜卒湜字持
正長安人歷官樞密副使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喜

汲引後進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仰之卒年
五十一謚忠定 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
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及帝
幸河朔兵馬幹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
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備不等均衆由是慚憤
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
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
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
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

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
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
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至是叛卒見均
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
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錯爲謀主均率衆攻陷漢州進
寇緜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
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
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
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庚子帝至自大名上
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脩黃河監察御史王

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
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
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
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
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
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
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
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
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知蜀州楊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

周瑩
王繼英
王旦
同知院
知院

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
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
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鷄鳴原以俟
王師均亦閉城自固二月癸亥王顯罷以周瑩王
繼英並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旦爲翰林學
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以錢若水爲集賢院學士知開封府帝出手詔詢若
水備禦剪滅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
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
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

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
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
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
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
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
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
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
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
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
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

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閩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

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師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劔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克復漢州有終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

終擊走之 丁卯益州王均開城僞爲遁狀雷有終

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
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
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
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因繫之支解族
誅以恐衆又劫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
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
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丙子帝賞花
苑中召從臣宴射帝作賞花釣魚詩從臣皆賦 三
月戊寅朔日食 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

能須察訪行實乃許起送 夏四月庚戌呂端卒端

字易直幽州人餘慶弟也以父蔭致位宰相器量宏

大輕財好施不畜貲產卒年六十六謚正惠諸子貧

質其居第帝贖還之孫誨 乙卯葬李皇后于永熙

陵 五月丁卯詔天下死罪減一等流以下釋之謀

故劫殺坐贓枉法論如律 六月己未太白晝見

丁卯以向敏中爲兩河宣撫大使以大兵之後特命

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秋七月己亥以侍

讀學士夏侯嶠侍講邢昺爲江浙巡撫使 八月辛

亥京東水災遣使安撫 九月壬寅張耒德卒耒德

字抱一陽曲人初周太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
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父母迎諸途遇大風雨止于
逆旅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之驚曰
此何人邪逆旅主人曰郭雀兒也柴異其人欲嫁之
父母恚曰汝出自掖庭柰何欲嫁此人柴曰此貴人
也必欲嫁之遂昏于逆旅中所謂雀兒即郭威也柴
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授供奉官柴父好獨寢人
傳其能司冥間事家人問之不答其妻醉之酒乃曰
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時郭威將兵征淮南過宋
州先有男女各一人不知所從來傭力于市以食父

老勸相配爲夫婦及郭威至市人聚觀女子在羣衆中呼曰此吾父也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
有夫矣召視之曰此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末德也漢命末德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威之外兄弟也威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末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蒞殺末德邪遇驚曰何謂也未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末德屬吏遇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末德曰必成以柴父夢爲驗未幾威篡漢即位爲周太祖除末德爲駙馬都

尉妻爲晉國公主未德居睢陽比鄰有書生卧疾瘵之獲痊來謝因乞水銀五兩未德與之即以置鼎中有頃成白金將別未德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福未德留之固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未德從之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未德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爲周點檢未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太宗問其年亦生於亥未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即位授武勝軍節度太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真宗封衛國公知天雄軍卒年七十三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

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還
城遂撒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
攻城三百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
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
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阻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
令卒蒙氊棄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
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
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
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
冤酷均旣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雷有

終遣楊懷忠追王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
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
支吾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旌旗甲馬
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
儋州張適連州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
梁顥爲川峽安撫使召知雄州何承矩還拜引進使
州民詣闕借留詔嘉獎復遣之承矩上言曰契丹輕
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爲容
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行不
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

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

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

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鬪者聚爲一卒此二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夾圍外入可以屠城况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寧且聚膽勇樂戰輕足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筭也又如摧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

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摧場因其犯寒尋即停
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貨並行而
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
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
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祇如靈州足爲證驗
况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知黃州王禹偁上疏
曰臣際會昌辰忝冒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
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
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
長圻村兩虎夜鬪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

值鑿駕北征既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
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
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
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
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
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祲又云虎相食者其歲
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祲又
云雞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
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祲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
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

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祆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宍時即合

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啗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之愆上爲之憮然 十一月丙申張齊賢罷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罷十二月丙寅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 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王禹偁聞而奏疏略

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毅弩張弓十損四

五蓋不敢擅有脩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
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
禦備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
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
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
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
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
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
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史免剽略之虞矣疏奏

上嘉納之 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
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帝以語宰相畢士安曰惡
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遂命
刊刻

宋元通鑑卷第十

浙江圖書



浙江圖書館

元通... 卷第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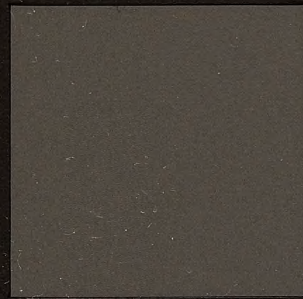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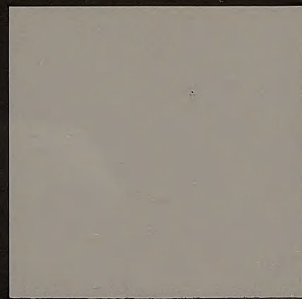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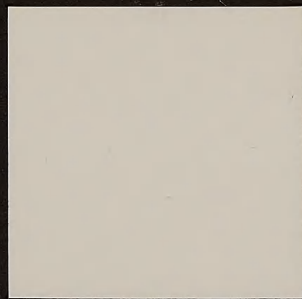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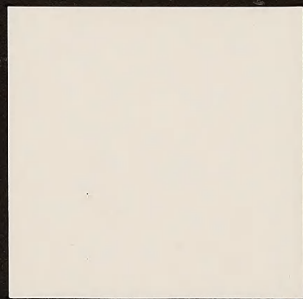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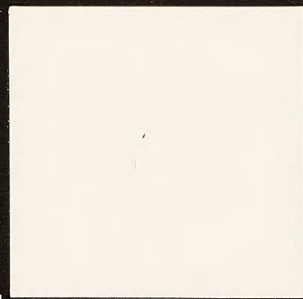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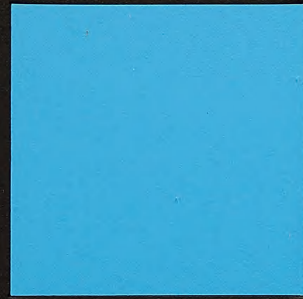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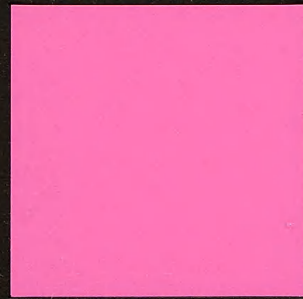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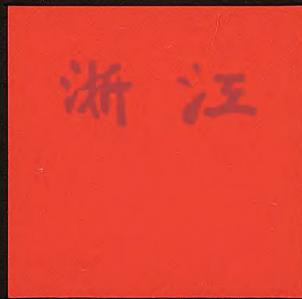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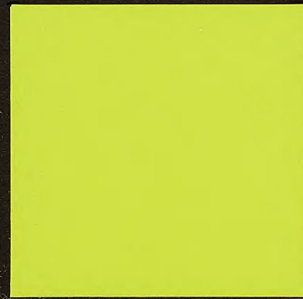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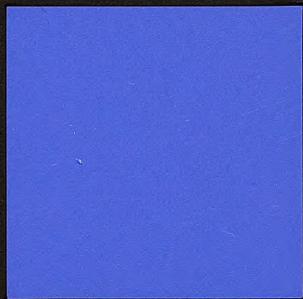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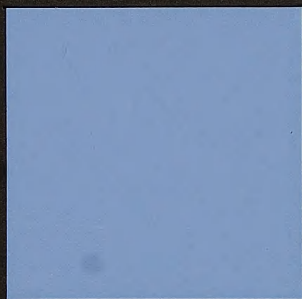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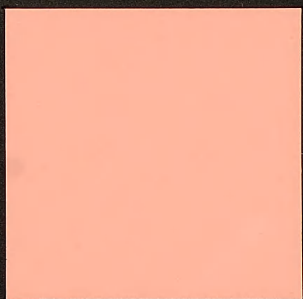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75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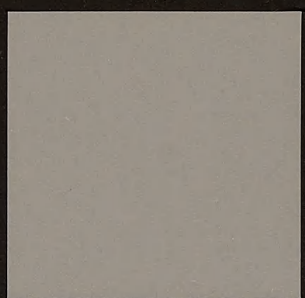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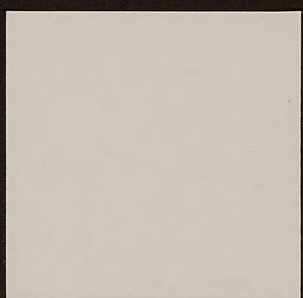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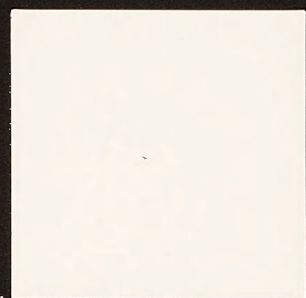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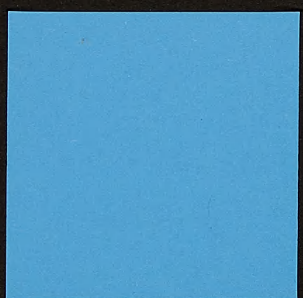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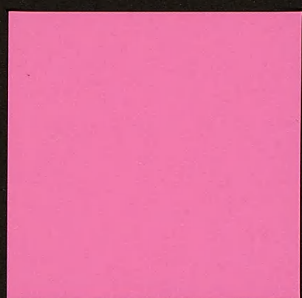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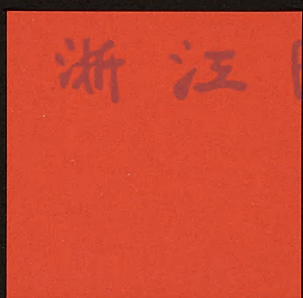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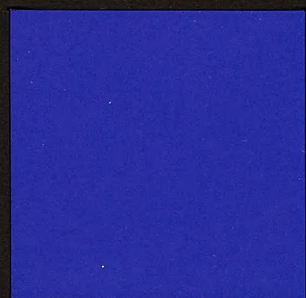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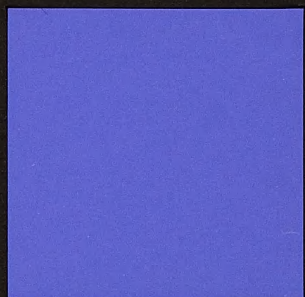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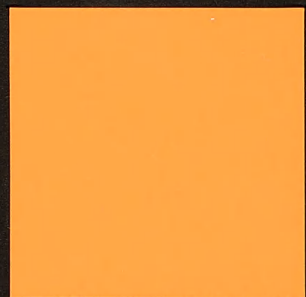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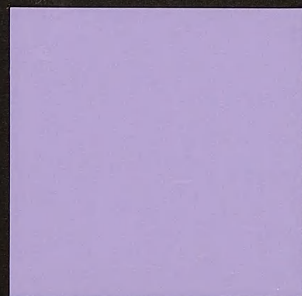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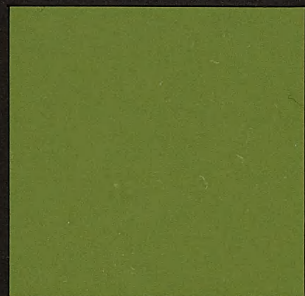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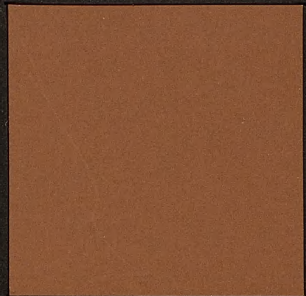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

+



+

+

x-rite

100mm

34